汉代哲学的没落

汉代本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，此处言其哲学，奈何判之以“没落”？试请诸君不假思索地说出几位中国古代哲学家。若非专门学者，所列哲学家之年代，大多在先秦与宋明。由汉至唐，中国几无大思想家。为理解这一现象，需先考察秦汉之历史环境。秦燹之后，子学尽失，造成学术思想一大混乱，具体表现为儒家的堕落和道家的肢解。

**秦燹**

前221年，始皇26年，秦扫六合。后秦相李斯倡议焚书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：

始皇置酒咸阳宫，博士七十人前为寿。仆射周青臣进颂曰：“他时秦地不过千里，赖陛下神灵明圣，平定海内，放逐蛮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宾服。以诸侯为郡县，人人自安乐，无战争之患，传之万世。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”始皇悦。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：“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，封子弟功臣，自为枝辅。今陛下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臣，无辅拂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，非忠臣。”始皇下其议。丞相李斯曰：“五帝不相复，三代不相袭，各以治，非其相反，时变异也。今陛下创大业，建万世之功，固非愚儒所知。且越言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也？异时诸侯并争，厚招游学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，百姓当家则力农工，士则学习法令辟禁。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，以非当世，惑乱黔首。丞相臣斯昧死言：古者天下散乱，莫之能一，是以诸侯并作，语皆道古以害今，饰虚言以乱实，人善其所私学，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别黑白而定一尊。私学而相与非法教，人闻令下，则各以其学议之，入则心非，出则巷议，夸主以为名，异取以为高，率群下以造谤。如此弗禁，则主势降乎上，党与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诗、书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。所不去者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。若欲有学法令，以吏为师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可见，最初的争议在于是否实行周朝之分封制度。淳于越谓不法古者不能长久，提倡分封子弟功臣为辅。李斯则以为当法今而非古，以儒生法古之论为“惑乱黔首”。又谓战国之乱，其根源在于私学兴起，百家各执一词，遂生思想混乱。臣民各以其学非议君王，损害君王权威；又彼此结成党羽，难以驾驭。故李斯提倡加强思想控制，维护君主权威，其主要措施则是将诗书及百家之文收于官府，禁止其在民间流传。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则不在禁止之列。李斯所要求者， 实为将一切权力和是非标准收归于人主，以驾驭臣民，其主要立场与韩非同。及秦亡，楚汉相争，阿房焦土，诸子之学弗传矣。

**献书**

汉兴，废秦法，挟书禁除。自孝惠降，政府致力于整理典籍，献书解经成风，经学遂兴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

汉兴，改秦之败，大收篇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迄孝武世，书缺简脱，礼坏乐崩，圣上喟然而称曰：“朕甚闵焉！”于是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，下及诸子传说，皆充秘府。至成帝时，以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

汉儒所求之经，有老儒口诵录之者，用汉代通行文字，谓之今文经；亦有先秦遗留简策，用战国古文字，谓之古文经。今文经和古文经往往内容迥异，更兼子学失传，故汉代经学之训诂注释问题甚为繁重，学者多皓首于此，其哲学思想则难复精严。

此外，自战国晚期，阴阳家之学渐与占卜合流。秦之焚书，不禁卜筮。故先秦诸学，独阴阳家不绝。由此，阴阳五行理论渐为知识分子之共识，影响汉代哲学，造成汉代儒家之堕落。

**儒家的堕落**

先秦儒学，以孔孟为主脉，其价值根源归于人之自觉，强调道德之价值，将外在的道德和社会秩序归因于内在自觉。汉儒受阴阳家影响，反以宇宙论为中心，兴“天人感应”之说，实以一“天”为超越主宰和价值根源，顺“天”即为有德，系原始信仰之阴霾，可谓之为堕落。

**道家的肢解**

先秦道家，以老庄为主脉，视道为万物存在之总原理，谓自觉心应脱离包括形躯的具体事物以明道，对世界持观赏之态度，达逍遥之境界，不受经验世界的影响。老庄之学在汉代分裂为三个部分，皆误执形躯，非老庄本意。

第一是道教对长生和神通的追求。老庄论自我境界，皆不以形躯为意。道教不解观赏世界之逍遥，反误执形躯，求长生之术。老庄谓明道之自我超越具体事物，不受其影响，反对经验世界有支配力量。道教则将其曲解为某种神秘力量，即所谓神通，例如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什么的，并追求此种支配力。

第二是以观照之智慧行权术阴谋。先秦道家谓自觉心观道，遂生支配力量，具体举措为无为守柔。但老庄之价值根源在于万物之自然流转，以无为守柔之力量干预世界并无意义。对道家来说，此种力量只是自觉心超越万物的自然结果，自身并无意义。但后人揪住此种支配力，以此行权术阴谋，大失老庄本旨。

第三是放荡之风的兴起。老庄仅肯定一观赏世界之自我，否定道德及知识。后人不解其精意，独扣住对道德和知识的否定。否定道德，故反对一切规范；否定知识，故不求学问之进步。到头来耽于纵欲行乐，行为放荡，谓之风流，全不怕世人来讲。此种态度，看似潇洒，实不过是小孩子的任性，断非老庄观赏世界之逍遥。这一倾向，于汉末方见端倪，兴于魏晋。